

金

罍

子

金壘子下篇卷之三十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鮮

汪蓉峰廣寒宮賦叙云。唐逸史異聞錄。明皇遊廣寒宮事。語皆怪誕不經。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蓋日陽精主乎離。月陰精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與世傳

弄妻
是純
狐非
嫦娥

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爲陽剛之配。故有是說。猶乾父坤母之義也。其旨精矣。然宋眉山史氏近時成都楊用修。又皆以古儀娥字同音。嫦娥常儀之訛也。黃帝使常儀占月。而後人因傳會爲之。厥證益明。而世傳又以嫦娥爲羿妻。說見淮南子。予攷楚詞天問云。泥娶純狐。眩妻爰謀。柳子厚對云。寒讒婦謀。后夷卒戕。則是羿妻者純狐。寔與泥交。揆殺羿。因復妻於泥。劉氏通鑑外紀云。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羿將歸自田。

月中
娑婆
是
羅
樹

家衆殺而烹之。泥乃自立。因羿之室。生澆及豷。則羿妻既手殺羿。又治泥棲。居然生子矣。何緣先羿未死。服靈藥仙去。且天上何許有狐媚鼠偷。鶉奔鹿聚仙婦人耶。

童時聞長老言。月中有樹。曰娑婆。仙人吳剛以過謫。令斫之。隨斫隨合。今按酉陽雜俎木篇。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廼悟世間自有此樹。娑婆當作娑羅。且仙人之過宜不爲惡。一謫萬年。抵乳馬肉。木不可砍。是

公... 卷... 一... 一... 一...

天無復赦過乎。

林甫
夏竦
俱列
仙籍

世傳李林甫弱冠。縱蕩無檢。有一道士甚醜陋。愛之。爲約後三日五更。會城下槐壇。及往。道士已先至矣。曰：何後也。更期三日。林甫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即君且歸。熟思之後。林甫願爲宰相。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與之叙別。又宋夏竦父某爲禁侍。時竦尚幼。

仙貴
絕累

有道士甚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勿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及竦爲判官。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後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林甫於唐。夏竦於宋。皆卓然小人。使仙籙當注如是人。吾寧屈曲自世間耳。

貴乎仙者。謂其清遊漫化。而絕累於形感也。藍橋之約。赤城之媾。殆於不有躬矣。閒情葆氣。冲合自然。故能抱一而長視也。山中之棋局未終。樵者之斧

仁宗
非神
仙降
生

柯已爛。不機心。牴性乎。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常遣內侍往來茅山上祈禱。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爲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何人。異人曰。卽古之燧人氏也。是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捧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李夫人者。旣而奏其事。真宗甚悅。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耳。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言不誣耳。出遵堯錄。羅從

彥辨徵曰。一五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與士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徵者也。無徵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按無徵不信。啓詐妄之道。羅從彥一言盡之矣。況天書紛綸。神人雜揉之世乎。他書史略。又記乃赤脚大仙一笑而生。故異僧撫頂而

謂曰莫叫莫叫何事當初莫笑益誕妄矣

梅溪先生記人說前生事謂身嚴伯威之後身也嚴

上海
溪非
受伯
威後
身

伯威者梵名嚴闍梨伯威字先生祖母賈兄先生

父舅氏而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初先生父母

無子禱焉及師卒而先生之祖一夕夢師集衆花

結爲一大毬字先生祖而遺之曰孝祖此君家所

求也吾是以來是月先生之母娠彌月而先生生

稍長眉濃黑而垂目深肖嚴闍梨人皆曰嚴闍梨

復生也先生是以記之按先生亦遊戲翰墨間云

三

爾前後生世容有之。而以先生祖母遂孫其兄先生父。乃子其舅氏如此造化乎。則佛家且認六畜皆我祖先而敬之。宜不誣矣。夫舅甥雖異姓。然以一氣脉兄弟相通。母子相接。至并其形性有絕肖似者。桓豹奴形恒似王丹陽。神復時似何無忌。又酷似劉牢之人。不疑其甥舅也。如先生於嚴伯威。雖中隔一輩。然祖孫氣脉豈無傳禪。眉目尤容易表識。形似神似。且復酷似理。亦何異而花毬之夢。先生大儒大名。釋氏抱送生有善徵。恐未可以前。

李老
即稽
康後
身

後身謂之也。且先生他日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駕石橋碑。旣前身劉道者。復前身嚴闍梨。何擾擾二氏之徒。皆先生前身乎。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稽康之妙。因醉誤墮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卽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療三十六種風白。九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

功滿此來令李開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廼乾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痊癒。後數年不喜食。廼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見燈下閒談。今青州盛傳此方。流布天下。自李老始相傳。須用范公亭井泉。據此則李老時無此井也。乾符唐僖宗年號。

醫能濟人
醫技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嘗合藥與

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予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嘗卜於神。言他日不得爲良相。愿爲良醫。陸忠宣罷相。被謫杜門。避謗不著書。而地苦瘡癘。祇習醫方。集古今驗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季王
居平
隱於
卜筮者。賤業。世俗所輕。然而名賢時伏焉。豈非假以行志。猶賢乎盜勢竊位者耶。史記日者傳。司馬季

主卜於長安東市。以爲埽除設坐。正其衣冠。然後
乃言事。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
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
以愈。患或以免。事或以成。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
錢哉。漢書王貢龔鮑傳。序蜀嚴君平卜筮於成都
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
之問。則依尸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君平
耿玄
不妄
言善
凶

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解者曰。謂所問合義則爲之下。若出於心之隱微。則不爲之下。心之隱微。蓋若春秋南蒯之枚卜者是也。左氏亦曰。易不可以占險。其嚴如此。然漢嚴君平賣卜筮成都市。乃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與言吉凶。依於孝弟忠順。則不問其義志矣。要之各因其勢而導之。以善則亦易意也。北史魏耿玄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輒拒不許。每

不
足
意

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雖貴家必有吉凶。使貴者更慕望富貴。信鄙矣。若問它吉凶。那得無言。然其不妄爲人卜。則亦禮意也。

相術周亞夫鄧通梁武帝皆法令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死。然南史梁有水軍都督褚羅。而甚尖危。有從理入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庾夏者。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器。又狀貌豐美。願頰開張。人謂夏必爲方伯。有萬鍾之饗。及魏剋江陵。卒餓死。世傳朱子面左臉具斗文。爲文章之瑞。國朝宋

景濂亦然。攷晉書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瑞不必文章也。西伯生有文在其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魯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大夫。季子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晉劉元海生有文在左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右手曰武帝。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史記其始生之異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後尋以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王莽怒。僂死。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營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

一相
三四
宰相

下之毋。灸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
二去。迄無他祥。公孫述乃至。刻畫掌文。陶士行亦
或針尖指理。此何爲者也。
刻掌文曰公孫帝

漢韋丞相賢。魏丞相相。丙丞相吉。微賤時。會於客家。
相工田文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皆
至相。而適以先後相代。宋張鄧公舉進士時。與寇
萊公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
公齊賢。王公隨復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
有四宰相。四人相顧笑。其後亦皆如其言。兩工信

奇術。然塵埃中。一日而三四宰相併合於一地。亦奇事也。

富貴
以難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阨時。人不能殺。天亦不能殺也。漢竇廣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問。果是。封章武侯。宋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水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云。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人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

古有相筮經。筮亦相乎。南史宋庾道愍精此術。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版爲它物。令道愍占之。愍曰。此廼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淵慎密。密求換其版。它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則筮有相矣。它書稱宋韓魏公判北京。

敬逢
三數
五俱

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公語其人明日
至明日魏公作飭召通判預與通判易笏令術者
視之術者視公笏曰某日當再召在相位當若干
年視通判笏曰某日進秩當至某官則是但相人
未嘗相笏也

宋桐陰舊話載韓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
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公頌挽詩有三登慶曆
三人第之句益異事也可談載何執中第五徵時
從人筮窮達其人曰公莫第五何曰然其人

大笑。連稱竒絕。因云。公凡遇五卽有喜慶。後何以
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
龍崇寧五年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
或五日。元困學齋雜鈔云。轉運田特秀。大定十九
年進士。善作詩。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
日生。小名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殿。四試皆中。第
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徃徃造物之戲。人有
如此。

吳越王錢俶。以梁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

生卒年月俱同

瑞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同日。張邵建炎二十五年六月丁酉生。生朝先一日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安卧逝矣。年六十一。生卒年月日皆同。近時凌谿集著吳朝散卒。年六十一。生於景泰丙子三月二十一日。計卒之年日月并其支干俱無異。

夢不可言

聲伯夢涉洄。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及從公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固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

張氏
遺
三
况
狀
同
可
怪

而卒。左傳杜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爲一
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勿言。
忽然不見。後二十年。年六十二而畿乃言之。其日
而卒。

坦齋筆衡。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
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殮。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
可數。瑩徹如水晶。蓋談者以爲自昔醫書不載此
疾之症。近刻薛文清行實。亦載文清生而肌膚如

水晶瓶。五臟皆露。家人以爲怪。欲棄之。祖聞啼聲。

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遂舉之。南軒之卒。

文清之生而厥狀適類可怪。

宋曰夏卿字緝叔晉

江人舉進士。歷知制誥。年五十二。得奇疾。身体日

縮。卒時纔如小兒。見本傳。

照鏡
不見
頤面

晉甘卓元帝時。節鎮襄陽。王敦反。卓乃率兵至猪口。

卓年老多疑。聞王師敗。竟還鎮。一日照鏡。不見其

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後周慮者密承敦意。害卓

於寢。殷仲文桓玄姊夫也。與玄同逆。後歸晉。爲何

無忌中傷伏誅。初，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死。
梁河東王蕭譽爲王僧辨所殺。初，譽之將敗，引鏡
照面，不見其頭。

齊祖珽
陸令萱
共諧
大將
軍斛
律光
帝使
劉桃
枝與
三力
士以
弓弦
骨其
頸拉
而殺
之血
流於
地刻
之

齊祖珽、陸令萱共諧大將軍斛律光。帝使劉桃枝與
三力士以弓弦骨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
跡，終不滅。南劍州小安村民婦楊者，賊就掠而欲
污之。婦毅然誓死不屈。遂遇害，棄屍道傍。人爲收
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
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臨海王貞婦爲元

兵所執。主將欲納之。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
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
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天且陰雨。卽墳起
如始書時。永新譚婦魏者。元兵掠之。趙抱嬰兒奮
罵。同時死。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甕爲婦人與
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
熾炭。其狀益顯。

飯黍
變化
晉石崇以孫秀之怨。矯詔被收。斬於東市。初崇家稻
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衛瓘被楚王瑋。矯詔就

乳

僂。先是家人炊飯墮地化爲鰥。裴楷家炊黍在甌。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

猫相乳。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退之所以賀北平也。猫鼠相乳。怪甚矣。可吊而賀。袞也。於是乎好善乎。崔佑甫曰。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爲人去害。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奸。彊吏有不捍敵。嗚呼。盡之矣。抑見於朱泚軍中。專閭者與賊之兆也。泚之逆氣感著於

物象矣

舞象
馴狻
知義

唐明皇嘗有所教舞象。祿山亂據咸陽。出舞象。令左
右教之拜舞。象皆弩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昭宗
時嘗養一猴頗馴。賜以緋衣號孫供奉。每朝會皆
隨班起居。後朱溫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
殿上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擲。溫令殺之。此象
此猴而知苑順識向背。義哉。又明皇嘗令教舞馬
四百蹄。目之爲李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
尾。無不應節。祿山亂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

鳥城
蟻樹
假城
之象

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殺之。馬不知主。輕用其技於賊。竟亦不免於殺。其視猴與象。雖殺懸矣。

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里餘。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芝圍集。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鳥數十。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驛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

城自嘉禾始。嘉靖甲寅間。嘉禾郡學有蟻無數。一日集樓堂壁上。案爲梅一章。枝幹花葉皆具。潔若刻畫。揮之輒集。火之一日復然。是時倭連年騷海上。其秋突至城下。豈烏合蟻聚皆盜徵。而城符據樹言立也。亦一時假竊之象耶。

蒼蠅報赦出處有二。一是晉明帝嘗欲肆青。秘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見異苑記。一是秦苻堅欲肆

國瑞
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也。勅窮之。咸云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見廣古今五行記。

真宗朝。丁謂拜叅知政事。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夫物以不常有爲瑞。芝近十萬。稱靈乎。徽宗政和五年。山東密州界。產芝彌漫山谷。或附木石。或

出平地中有一本層疊高大衆色咸備縣令捕數百夫入山採之及三十萬本郡守李文本貢焉每萬本作一綱吁國之瑞民之孽也

白兔
不關
人祥

宋紹熙五年八月楊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爲瑞曰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是歲光宗崩穎誠直言然亦時中耳余謂不必然真宗天聖九年五月宿州獲白兔五月廬州獲白兔仁宗明道二年唐州獲白兔皇祐三年十二月秦州獲白兔神宗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兔十二月

嵐州獲白兔。四年九月。廬州獲白兔。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兔。六年。泰州軍獲白兔。七年。二月。遠州獲白兔。胡不應耶。要之。化工以五方色染萬物。白兔。玄兔。鈞理所有。色在禽獸。祥不在人。可也。

龍
多
交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歿。次日見金龍。一瓜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

凡三時乃歿。郡人競往視之。見五行志。余嘗見隅略。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此塘有大蛟魚。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好男子。豈蛟龍變化。往往若此耶。然孔叢子稱山林之怪。夔罔兩。水石之怪。龍罔象。淮南子神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豈五行志所載亦龍罔象類與。

元章宗承安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臺。臺有大鳥。下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

冠鷄項尾潤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類。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卽駟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鷓鴣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跡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

中外按大鳥五色將九子果鳳凰耶鼓山非岐山
而表斯祥何也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八

金壘子下篇卷之三十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者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異人
日中
無影

世謂老人生子。日中無影。蓋謂其氣形薄。亦類不能
壽。漢丙吉爲廷尉。嘗驗一老人。年八十餘。生子。遂
無影。南史蕭映刺荊州。一老人張元始。年九十七
生子。亦無影。其事已信。然梁書武帝生有異光。狀

生死
壽夭
命天所

貌殊特。日角龍顏。亦身映日無影。此非係稟受薄也。壽踰八十。乃以事殂。非不壽也。左思魏都賦謂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將世自有此類。不可以常道測者耶。

生死壽夭。天所命也。淮南子謂暑氣多歿。寒氣多壽。是以氣言之。蓋人乘氣而生。暑氣泄故多歿。寒氣嗇故多壽。是或一理。又曰東方其人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其人早壯而歿。北方其人蠢愚禽獸而壽。然東方之夷。蓋有不死之國在焉。陳壽魏志及

四

晉書東夷傳皆言倭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年安
見東方不壽乎。符堅嘗問涉翼捷曰。中國人以學
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安見北方
壽也。仲長統昌言亦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
人歿。要非通論。

南方
老人

左思魏都賦宅土燭暑。封疆瘴癘。宵貌最陋。稟質逵
脆。巷無扞首。里罕耆老。北人所以謂南也。今按南
史梁宗室映任北徐州刺史。被徵將還。鍾離。鍾離
人。顧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焉。對

日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缺乏養。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肉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史稱映在任弘恕。嘗載粟帛遊境內。以賑貧者。而貧且老如顧思遠。尤不替行役。使辱在泥塗。政可知矣。又普通中。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原始。

有種
亡亦
衰

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廼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歿。時多壽考如此。老人星見。史不絕書。宜矣。是亦安見南方不壽也。

南宋謝莊嘗與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三十。五加以疾患。云莊後果四十六。亡。不失夭也。唐韓退之與崔羣書。亦言近年猶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搥脫去。目視昏花。尋丈間。便不分人顏色。

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亡。如僕者。又何以圖於久長哉。其後退之卒亦止五十七。不及下壽。人蚤亡蚤衰。信有種耶。

髮早白亦壽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二壽矣。顏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鬢盡白。及卒壽八十。

林英老而不衰
宋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

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遣之。釋然不留於胸。治獄多所全活。余謂存英之言以貽世可矣。英年七十鐘鳴漏盡。猶解其既懸之車。倒行升朝。是豈能釋然於事者。治獄視其情與法比。苟曰全活而已。幾陰佑可乎。

閣宦
復生
陽氣

閣無人道。而東漢樂巴始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子賀官至太守。巴好道術。豈其練精易形。必有幻巧者耶。西漢李延年坐法腐。給事官中。而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以別業

養娼女。陳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媒聞。童貫領下有鬚長尺餘。吁人妖耶。官者罕夫。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馬。宦者以名並畜妻妾可也。至嬖與妬曷從生。斯輩可盡信乎。

死死
復還
視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見五行志。及續博物志。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

張孝善。有子曰合德。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壞亂人倫。止付孝善。見金史

死於酷吏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此必其屍屬。恐爲怨家所得。一夕篡取去。史筆高簡。少襯墊耳。應邵風俗通。遂云。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夫自淮陽至荏平。

生麗

不啻數百里。屍能自歸。亦能自葬。有是理耶。

宋宣和中。京師豐樂樓酒保朱氏妻。年可四十餘。忽

生髭長六七寸。踈秀而美。詔度爲女道士。說者以

陰爲陽。矣狄乘中國。又女真之應也。唐李光弼母

李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

積戰功。長卽光弼。封臨淮郡王。次光進。封威武郡

王。及其卒也。葬長安南原。將相莫祭。凡四十四。幄

此不獨其身福壽遐永。有子如此。亦國瑞也。

流離倉卒。有寓女婦於丈夫者。不啻古木蘭也。成化

女詭
男服

間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乃令爲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張勝。仍其業。弘治辛亥正月。廼一日還南京。歸其姊。年二十矣。猶處子也。元至正中。明玉珍亂蜀。保寧城中女子韓年十七。詭服戎伍中。粵七年。事定。明其身以歸於其叔父。奇說。夫二女者。能艱以行其正矣。氏族大全。謝小娥者。段居貞妻。居貞與陳父同賈。爲盜申蘭申春所殺。小娥詭服爲男子。託傭

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巨萬。娥祝髮爲尼。抑又竒夫。矢志勿渝。仁也。匿形勿敗。知也。卒得二馘。以醜。兩天勇也。伍子胥。偉其鬚眉。徒因人成事。真懦夫耳。南史婁逞。齊東陽女子也。變服爲丈夫。能慕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嘆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則已怪。男女大倫。無故而倒易之。以怙末藝。而苟富貴。斯所謂人妖者耶。

晁以道集載歐陽叔弼文忠公長子。嘗曰。棊從王母。

大賢
不忘
其身
後名

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夫人亟以棐入洛先公參
大政臨行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
見之棐旣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
末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
棐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其何事耶歸
白大人則喜矣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
年棐入太常爲博士適先生卒棐次當作謚議乃
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自序無待
其家所上文字也按先生節惠康節卽歐陽博士

所上議云。廉布清尊錄亦載。富韓公謝事居洛。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此人後當秉筆記公事。公素神康節言。因戒閭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范祖禹來。遂起入問勞。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日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果撰修韓公傳。易名公典。紀實直筆。無容托人。歐范亦豈受人託者。賈克嘗憂謚傳矣。自迺其奸惡。

鬼亦
有名

必不得掩於後世也。真宰大儒爲此契契豈寂寞
身後名。而大賢於此。且有不能忘情者耶。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
者。公爲誤諱。夤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
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文暴露
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
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曰。公
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公子純仁
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

敗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唐秘史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二事近怪妄。果然鬼亦愛名乎。毋謂寂寞身後事矣。然二公稱是鬼之董狐也。

漢唐秘史本朝臞仙著

直德秀夢
下功
名
希元以命訊日者。而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豈富貴利達之心。雖大儒初年。亦有不能忘者耶。草木子又載德秀赴會試。嘗謁夢於吳山梓潼帝。

夏天
門開

君廟。是夜得吉夢。其年果第夫。或卜或夢。然則其
不忘者猶在也。

南宋薛安都征關陝。至日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是
直夢耳。宋王旦乃正見天門開。天豈有門耶。予意
是天裂耳。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也。

夢之
應冬
以其
人

晉文公以公子過衛。出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
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公立。將及楚師。戰于城濮。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已。而盪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柔之矣。與塊慢也。而曰得地。楚子之伏已非祥也。而曰得天。皆詭詞以安公心而驗。蓋子犯之所見者人事也。楚靈王之亡也。旁皇野中。遇其故涓人而乞食焉。涓人曰。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涓人以土自代亡去。梁大寶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與塊果爲吉祥。則吞土枕土。豈獨凶咎耶。又考晉桓玄之篡。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

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滅玄簡文敬宣一夢
應應各以其人事耳

漢武帝夢木人果得木人明帝夢金人果得金人
吳孫豹夢豎牛得豎牛趙武靈王夢吳娃得吳娃
文帝夢鄧通得鄧通唐明皇夢元玄皇帝像得元
玄皇帝像類皆祆夢也蓋自是發木人帝一將父
子夫婦間流血召金人而中國蔑君臣父子妻婦
者幾千年大禍將至而兆魄於牀第之間豈偶也

哉

高祖留守太原時嘗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北齊李廣嘗欲早朝假寢忽驚覺謂其妻曰向吾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人身精神常隨時爲盛衰然乃出入聚散更似有物者何也

晉賈克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克帳下

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克。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克。乃尋出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克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克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顛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克因叩頭流血。公曰。女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簾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

子困於枯木之下。苟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克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自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元知樞密院達理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夜夢元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獵不肖。廢壞我家法。苟不卽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女。明旦亟以吾言告。

而主。及愛馱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卽殛女。告而
不改。則吾他有取之。達理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
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日
哈刺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
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按兩事具信史。果
然豈拮据取天下。亦欲其子孫世守之。雖死而猶
不忘者耶。府公南面錄賈克者。蓋司馬昭也。昭已
生如鬼。死尚神乎。且昭惡克能使庾純之言之。任
愷之黜之。而終不能使其子武帝之勿惑。能使賈

刻子女皆不良死而不能蚤趣其死以倖免其一
孫是殆有天道焉。明帝嘗問王導以晉前世所以
得天下。導為陳至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夫昭貽厥之不永。其孫
而知之矣。達理麻識理者。蓋元世勞臣也。元祖徒
責備其不言也。而殛之。及怯薛官哈喇章者。既言
之矣。而不能使其孫之悟。能怛其臣以死。而不能
恐其孫以亡。是則元之亡亦天也。

國朝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至今洪都人道之。初王

康王
夢天
狼降
宮

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偪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遷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卽私幸樂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百。

二司
夢訣
世寧

九鯉
湖

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隸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救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弒國除。卒符夢云。

國朝兵部尚書胡公世寧歸老於家。第在杭之忠清。先脫之一日。忽二司諸公皆夢公往與之訣。且而言皆合。怪之。遂相率詣之。亡恙也。坐定。茶至。衆方舉匙。公已竇於座上矣。

一舉子困場屋。祈夢於九里湖。忽夢一人謂曰。成不成了。不了。此舉子自分永棄矣。迄以戊子發科。然

舉子得夢。悵懷久之。是則神亦慮於謔耶。

涿州史直臣以舉人試。嘉靖丁未會試。將之京。先

夕夢人謂曰。君此行當作羅洪先。羅洪先江西吉

水人。先是己丑廷試第一人及第。喜曰。吾將獨對

耶。及就禮部試。果奏名。而直臣後一人爲羅洪先耳。

又蘇人李松御史。巡按山東。監丁酉鄉試。得一卷

絕竒。泚筆將批點之。而蒼蠅忽集。止其筆端。揮之

輒來。如是者三。迺投筆嘆曰。是生得無陰譴乎。遂

大書其卷曰。此卷當得上第。方谷美間。而蒼蠅撲

由
大定
亦係
人傳

六五

筆者二竟鬼神艱之也。吾敢違天乎。遂不果。開卷視之。益都某生也。續詢知其行多不法。爲鄉里所。吾行部之縣。撻之。十日。庶幾悛乎。後生次舉復中。而不久死。兩事得之。冬。節齋居中。僚友所談近事。不妄。而前事見天命。又一事見人事。皆足以儆來者。

神附
女子

嘉靖初。慶陽直寧境中。有女子年二十許。自稱九天聖母。能先期言人禍福。輒驗。鄉人咸神禮之。女子遂令衆爲立廟。廟且成。廼移居廟中。遠近稱爲。

妻屈
死為
崇

活神。就而禱祠者如市。女子面黃形漸枯槁。將不久死。廟中廼以土木肖其像矣。有潘參政墳者過其廟。見人蟻集。詢知其事。遂呼女子考訊。頃之女子忽如夢醒。吐其故云。家有樹。朝陰在東。夕在西。嘗疑其異。而諦觀之。久之有綠袍人自樹顛而下。自是如夢中有言。不自知矣。潘卽令毀其廟。以其女子妻軍士無妻者而去。明年再至其處。軍士同女子來謝。已生一子矣。

潘公墳直隸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

鳳陽通判甚愛妾其妻妬甚。因日撻妾。竟斃之。裸

而掩諸溷中。遂爲祟。殺其妻之弟。復殺其妻。通判
瀕死者亦數矣。後遷去。邏者假宿其中。終日擾甚。
皆往白守。守審之。皆曰判之來也。輿而第。日七焉。
今歸五耳。一爲夫人以柩歸矣。此一亡聞焉。妖其
在此乎。守命遍跑諸地。亡有也。頃之得諸厠。屍立
而僵。覆之浮土尺。守憐而爲衣。周身而棺之。改葬
焉。且爲文祭之。曰。女爲嫡死。嫡以汝亡。汝亦何辜
瘞汝厠傍。葬汝于郊。祀汝于壇。汝其速往。母有後
艱。自是妖絕矣。

金龜子下篇卷之三十九

終